



艺术品鉴赏平台
艺术家推介平台
人物

现代快报

A26、27

2013.12.14 星期六

责任编辑 戎丹妍

美编 时芸 组版 郝莎莎



杨麟,字可石,1941年生,甘肃省兰州市人,1964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,1964年-1980年在甘肃省甘南高原从事群众美术工作,1980年调江苏省扬州市国画院。

曾任扬州市美协主席、扬州市国画院院长、扬州市文联副主席。作品先后参加第七届、第八届全国美展,首届中国画大展及海内外多次展览并获奖。

作品在中国文化部、中国美术馆、中南海及海外有关机构多有收藏;作为当代著名画家被编入《中国现代美术家》、《当代中国美术家》等辞典和辞书。

出版有《杨麟作品集》、《杨麟作品选》等。

现为国家一级美术师,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;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、江苏省美协理事、江苏省国画院特聘画家、江苏省扬州市美协名誉主席。



《清溪清我心》



《山外长江外山》

肤骨通现灵气

——杨麟山水画,以跃动的点线构筑有机的生命境界

张楠(美术评论家)

从“西部风骨”到“江南灵动”的转变

1941年12月出生出生于甘肃兰州,1964年毕业于西北师大美术系,1964年-1980年在甘肃甘南高原从事群众美术工作,这一时期是杨麟山水画风格尤其是西部“风骨”的形成时期。

1980年调至扬州市国画院并担任院长,从80年代开始,杨麟的山水画创作,在感受西部山水印象的同时,开始思考山水情境中境界的营造与外部环境的位移与转换。在中国绘画中,境界的造就还是要依赖于绘画过程来实现,不同的创作方法既可以关乎境界的内容性,又可以放之于绘画的情境之外。

杨麟的山水画创作,始终于矛盾中穿插与游荡。

一方面,是自己艺术生生不息的源泉,面对西部山水的激情与感悟时时撞击着他的心灵,我们看到了《源上人家》、《沃土无垠》、《山野秋风》、《夕阳染尽万山红》,在这一系列“丝路追梦”中,牵动画家情丝的,依然是大野的浩瀚与苍茫。西部的大山大河,是画家赖以生存的艺术土壤,洋溢着生活的气息并张扬着生命激情,“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”,“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,平沙莽莽黄入天”这样的诗句一直深深地印在脑海中,那种苍莽的意境和壮阔的情怀深深感动着画家。以至于调到扬州后的多少年,绘画中对于西部的神往依然未曾改变。

当杨麟的西部山水日渐成熟之后,山水画的转型自然而然地完成过渡。经历了西部的粗犷与豪放,面对南方的纤秀与儒雅,如何言说,思想的、心灵的诉说已成为画家梦牵魂绕的情感寄托。当我们聆听《松风泉声》,有《白云相伴》,便见《湖上晓晴》等一系列表现南方题材的绘画作品,这是画家调到扬州后的一批佳构,在南方景象的山水间,那种灵动、润泽的气息跃然纸上,但笔墨里闪烁的依然是西部苍莽浑朴的笔致。

因此,杨麟绘画中最大的特点之一,就是南北绘画的融合,在其山水中

水墨灵动、浓淡相间,虚实实实,山气弥漫,境界清空明润。

从“主题精神的表现”到“向心灵的诉说”的转向

山水画的转型向来都是中国绘画的先锋,明清以降一直到黄宾虹变法始,后到以石鲁为代表的“长安画派”的革新和以傅抱石等为代表的南派山水画的崛起,再到当代山水水墨化的进程,一直都是一个渐变的过程。杨麟山水画的转型,同样经历了一个渐变的过程。

从早期西部山水向南派山水的转变,到近期山水画中所表现出的“回归”迹象来看,杨麟山水画的创作积淀了太多的“磨难”。这种“磨难”就是画家经验与经历的见证。唤起了创作主题生命意识的觉醒,展现出一一种飞舞的生命状态和情感体验。正是这种美的观照,才使他的创作呈现“肤骨通现灵气”。以跃动的点线构筑有机的生命境界,它是画家新的生命意识和生命光彩的体现。

杨麟近期的山水画创作,如《晴探幽峡》、《斜阳染尽千万峰》、《惠风和畅》等,在融合南北山水绘画风格的同时,明显带有一种“依归”的倾向,从主题精神的表现开始向心灵的诉说转向,大开大合的山水情境转化为关照生存本身的绘画语言,线性的流淌充盈着生命的张力,水墨的晕染更加润泽苍茫,更加具有独立的品格。

康定斯基认为:“艺术作品一旦诞生,就获得了独立的生命,成为一个实体。”绘画经历了一个自身漫长的发展过程,已更加完善,成为一门独立的视觉艺术而存在。但是中国画不可能完全脱离传统文化中的某些质素而独立存在。因此,要求画家具有“纳天人怀”大气魄和“天人合一”的大境界。杨麟的山水中,同时具有这两种气息,以超然大手笔在表现的过程中注重于山水精神性的开拓,这是难能可贵的。弘扬“汉唐雄风”和“正大气象”,这是当代山水画创作的一个新方向,可喜的是我们从杨麟的山水画中读到了。



《苍崖白云》

他的画,令人想把家移至其中

鲁慕迅(湖北省美术家协会顾问、湖北书画院副院长)

读杨麟先生山水画,真是一次审美的满足,一段游目骋怀的旅程。我也曾拜读郎绍君、水中天两位美术评论家对他作品的分析研究,并且完全同意他们允当中肯的评价。而我所写则只不过是边读边记下的一点零碎感想。

画中“塞北”“江南”性格兼而有之

一位山水画家,能深入一方一地,画出那里山川的个性,风物的情韵,已足可成家立派,这在画史上颇不鲜见;而杨麟的山水画,则把塞北江南性格不同、迥异其趣的山川风物,都表现得淋漓尽致,诗意盎然。既有像《丝路归梦》、《夕阳驼铃》那样的高山巨壑、雪域莽原,也有像《玉树银花报春开》、《秋风农舍间》那样的乡土小景、牧笛村歌。可谓“骏马秋风剑北,杏花春雨江南”,二者兼而有之,且二者皆造妙境。这不免使我对石涛“搜尽奇峰打草稿”这句话,又有一重新的理解。原来他并非把各处的奇峰来一个大拼盘、大杂烩,而是为了在比较中更加深化对表现对象的认识和把握,以便创造个性特征鲜明的典型形象。

作者把自己的审美感情投射到大自然的深处,从而获得纸上的情景;而我作为一个欣赏者,却是借助于这纸上的景象,来激活自己生活的记忆和审美的感情。由于我也曾越秦岭,过祁连,遍游五岳,寻胜名山,所以当面对作者笔下的景象,来激活自己生活的记忆和审美的感情。由于我也曾越秦岭,过祁连,遍游五岳,寻胜名山,所以当面对作者笔下的景象,来激活自己生活的记忆和审美的感情。由于我也曾越秦岭,过祁连,遍游五岳,寻胜名山,所以当面对作者笔下的景象,来激活自己生活的记忆和审美的感情。



《两岸蒹葭》

画中充满人情味

北宋郭熙父子在《林泉高致》中写道:“山水有可行者,有可望者,有可游者,有可居者,画凡至此,皆入妙品;但可行可望不可居可游之为得。”我则以为“可游”又不如“可居”之契合于心。盖游乃如看电视,匆匆一过而已,居则朝夕相对,安然自适。想今日住在水泥方匣中的人们,真像古人所造的那个“囚”字,不管室内装修如何奢华,总不如山野乡村、假依于大自然怀抱之为乐。因此我也就特为欣赏《家在清风晓雾中》、《秋风农舍间》、《一缕茶烟入醉吟》、《玉树银花报春开》、《小园沉醉秋风里》以及《暮向运河指晚霞》、《芳树深深隐渔家》、《平湖苍然开霁色》、《碧月残照清波》等等。由于我也曾长时间地生活在湖乡村村,至今依然对那里的人文景物,生活情味有着无尽的思念和追忆,因此我从那些抒情诗般的江南小景中所感受到的不仅是艺术的审美,更有人情的温暖。前人讲:“好诗不过近人情”。这些充满人情味的画幅,无疑都是可以吟诵、令人动情的好诗。

在当代画苑众多的山水画中,我是多么希望能有更多像这样充满人情味的山水画,让厌倦都市繁华的人们,移家于画中,与作者同享那湖山之美,幽居之乐。